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马来西亚」

朵拉 著

那日有雾

A FOGGY DAY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马来西亚」

朵拉 著

那日有雾

A FOGGY DAY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鹭江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2017年·厦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日有雾/ (马来) 朵拉著.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17. 7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ISBN 978-7-5459-1320-0

I. ①那… II. ①朵… III. ①长篇小说—马来
西亚—现代 IV. ①I33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47569 号

“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

NARI YOU WU

那日有雾

[马来西亚] 朵拉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地址: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361004

印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浦上园 B 区 42 栋

联系电话: 0591-28059365

开本: 700mm×1000mm 1/16

插页: 2

印张: 17.5

字数: 242 千字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9-1320-0

定价: 5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序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自台港澳文学延展出来的“海外华文文学”开始进入大陆学界的研究视野。而所谓海外华文文学，指的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用汉语创作的文学。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集中于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群体之中。换言之，这一朵开放在异域的汉语言文学之花，实际上是移民现象的文化附着物、精神副产品。

据世界海外华人研究会（Overseas Chinese Confederation）2000 年的统计数据，海外的华人华侨有 3400 万之众，侨居于世界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华人移民的原籍、身份以及移出的动机、方式、目的都有很大的改变。新一代移民大多在国内接受过完整的教育，总体的人文素养比较好。不同于老一辈纯粹受外力逼迫而离家去国，这一代人多半

是主动选择了移民的道路，携带着自幼被中华文化熏陶的印记，漂洋过海，前去追寻那起初或许连他们自己都不很明确的梦想。

然后，他们在无依无靠无基础的异域天空下，锲而不舍，磨砖成镜，用自己的天赋、学识、智慧和毅力开创新生活，打造新家园。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异质文化观念不断认知不断适应，对自身文化传统不断回望不断反思，同时又从不同角度对二者的优劣异同不断对比不断探求。无论是否功成名就，是否志得意满，这一代人有意识的个人奋斗经验，都因此染上了浓重的东西方文化相交错、相印证、相融合的底色。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选择用永远的母语来表述现实生活场景当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以腕底最贴心的汉字来描画身边的众生相，将移民的生活形态带入了华文文学的文本世界，成为这个群体的代言人。这些作者置身于跨文化围城之内的书写，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艺术加工，裹挟着深入血脉的“原乡”记忆与纷繁复杂的“异乡”体验，展示出这个群体的精神气质、价值判断与文化品格，标注出自身的属于个体同时也属于时代的特殊记忆，为汉语言文学的本土样态提供了一个风情迥异的参照。

在海外华文文学创作圈里，女性作家占压倒性多数。她们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平。随

着国内学界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投入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海外女作家们的创作实力、表现及潜能，或多或少地引起了学界的区别观照，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目前国内图书市场上的文本尚不足以体现她们整体性的创作成果与风貌。

当今世界，中华文化对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海外华文文学正处在汉语言文学与国际文坛接轨的前沿。为进一步促进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满足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文本需求，以《海外华文文学史》、《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等系列图书享誉海内外的鹭江出版社，由笪林华社长总策划，开始了“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丛书的创编工作。

海外华文女作家的群体很大，丛书的海外编委在尽量考虑地域分布的前提下，以定居海外，并在新世纪这十多年来笔耕不辍的女性作者为主要选择对象，推荐她们质量比较好的作品。诸位作者的背景、经历、际遇和目前的创作状态各不相同，文风各异，经过国内专家编委和出版社的联袂推荐、审阅，最终确定了丛书的书目，力图集中展示新世纪海外华文女作家所构建的独特的文学风景。希望借由这套丛书的出版，激励海外女作家们在高涨的创作激情之外，更主动更积极地去寻求去承担

她们在世界文化版图上的文学使命，同时向国内学界成序列地呈现海外女性文学现阶段的格局，以推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通过双向互证，双向互补，共同促进汉语言文学超越地域、超越国别、超越种族的繁荣与发展。

江 岚

2015年7月3日于鹭江出版社

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 (代序一)

朵拉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女作家，多年来矢志不移从事华文写作，成就斐然，曾被马来西亚读者票选为“十大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她尤其擅长微型小说创作，著有微型小说集《行人道上的镜子》《野花草坪》《桃花》《半空中的手》《误会宝蓝色》《魅力香水》《脱色爱情》《掌上情爱》《长短调》《巴黎春天的早餐》《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等。她的微型小说淡化情节，诗化语言，深化人物性格特征，通过写意笔墨，表现出幽微曲折的情感本质，风格独树一帜。

微型小说是一种意味深刻的文体，从一个点、一个画面、一个对比、一声赞叹、一瞬间当中，捕捉到了一种智慧、一种美、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种新鲜的思想。可以说，正因为微型小说的简化，才更要求其内在的容量，需要涵纳丰富的意

义，表达深邃的思想。而这对微型小说的文字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所谓“字字含金”，正是微型小说的特点，也是其比一般短中篇小说难为之处。朵拉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曾说：“创作的时候，用心思考和感觉。如何把平凡的故事说得不平凡，除了冷眼热心，更别忽略生活中的‘小’。小东西，小事件，小细节，把一切日常的‘小’放大去看，深入理解。这和我画水墨画的方法一样，小小的一朵花，一只鸟，一颗石头，皆可成为一幅蕴涵深义的图画。”从一朵花中看世界，从一个微笑中见人情，这正是微型小说的精妙之处，而以简练平实却深意内涵的文字去表现这种精妙，则是朵拉微型小说创作的精彩所在。恰如水墨画一样，在黑白虚实浓淡相间的笔墨之中，描画姿势情态，点染大千万物。

朵拉的文字是平静自然的，少见浓墨重彩的渲染和描写，最多是轻轻扫过。你看她写美丽的女人：“章太太长得年轻貌美。眼睛亮亮的，而且眼波流转、顾盼之间，颇见妩媚的女人味。苗条修长的章太太喜欢笑，一笑起来，亮亮的眼睛就眯眯的，一副风情万种的样子。这令她在几个胖太太中，显得格外出色。”（《嗅觉》）没有太多修饰，几句话就活脱脱一个美人儿在眼前，不是“云髻峨峨，修眉联娟”的明艳，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妩媚，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但即使这样简约的人物速写，在朵拉的作品中也是很少的，较多的则是对场景的渲染，且往往处理得简洁从容：“气候渐渐凉了。中秋过后，时常下雨。今天早晨他又是听到雨声才醒来。那淅淅沥沥的声音，似断非断，在耳边不停不停地，像风在细细地嘶嘶吹

拂，让他再也睡不回去。”（《不落的太阳》）“那两排树开花时，叶子近乎落光，余下白色或淡紫色的花，开满一树。开花的同时，那薄薄的花瓣在风中颤动着颤动着，一朵一朵随风飘落下来。”（《窗外的风景》）

在朵拉的小说中，你看不到斑驳炫丽的声光色影，也寻不见繁缛雕琢的修饰形容，有的只是清淡的原色调和朴素的本姿态，是生活呈现出的原貌，仿佛一杯清淡的茉莉花茶，绿色的茶叶和白色的花瓣在水中慢慢舒展。但简洁不代表简单，字里行间，总是隐约闪现着人生的感喟和哲思，如水汽氤氲，盘旋升腾，带出缕缕茶香。“唱片是一张黑色的圆盘子，就是那么一张圆圆的、黑色的盘子。盘子上有一条条细纹，一条又一条的，满满都是细细的纹路。唱针放上去，它便循着那一条条细纹转，一直一直，循着那条条细纹，在回旋，回旋。”（《唱片日子》）；“人一直在流浪，因为向往着远方，因为所有的幸福憧憬都停留在看不见的地方。”（《流浪的幸福》）……这些闪烁着思想光彩的只言片语，如繁星一样散落在淡淡的叙事中，使生活显出粼粼的波光，不是冷眼旁观的决绝凛然，不是纵身其中的沉迷沦陷，而是入乎内出乎外的深思熟虑，是对世事人情深有感触而又深切体悟的智慧。这正是朵拉微型小说的迷人之处，不着痕迹地轻描淡写间，已是万千情怀。

作为小说中独特的文类，微型小说具有独立的审美品格，即以简短有限的篇幅涵纳饱满无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来说，微型小说堪称语言的艺术，篇幅微小，字句凝练，立意新颖，结构严密，是见微知著的特殊文体。要在有限中涵纳无穷，是

一项并不轻松的工作，对创作者有严格的文学素养要求。朵拉的微型小说如万花筒，旋转之间，既有璀璨光华，也有迷离暗影，映照出世事人情的种种面相，在记事与抒情之间营造出情感绚烂的人性世界。作者在吸取了众多微型小说艺术特色的基础上大胆创新，采用了写实、超现实、意识流等创作手法，在总体平淡清净的风格中化解人事情愁。

朵拉微型小说中总是那些欲说还休的情感，如涓涓溪水，流淌过岩礁小石，一点一滴上心头。这样的情感端的不是惊心动魄、激情洋溢的澎湃热烈，而是沉郁细腻、纠缠反复的百转千回，是将“情”字渗透了的深沉内敛。此情无计可消除，眉头微展，心头紧锁，俗世男男女女的爱恨情愁，凡尘老老少少的恩怨烦恼，都在那些微言之间渐渐飘散。朵拉始终站在热闹的边缘，用一片玉洁冰心，执着地把持着心中的情感灯火，守望心中那一片纯净的文学天宇。

袁勇麟

2015年8月19日于福州

（袁勇麟，现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协和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反浪漫的浪漫爱情 (代序二)

朵拉，原名林月丝，马来西亚人，祖籍福建惠安，世界华文文学著名作家。朵拉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随笔散文、短篇小说、微型小说、人物传记等方面均有所涉猎，其中小说创作尤见文学功力，著述颇丰。从1983年出版的小说集《问情》到尔后的20余年，先后出版的18本短篇小说及微小说集，内容大多取材爱情和两性关系，并由此传达出对爱情命题的独特见解。也因此，有人称朵拉为“一个把爱情等于生命的全部”的女作家。

一、反浪漫：全息之爱

首先，朵拉反浪漫的爱情观在朵拉的小说中并非呈现出干枯赤裸的说教姿态，更不是漫天爱情悲剧桥段的随意拼贴，而是呈现出一种“全息性”状态。“全息性”一词，始出于物理学家盖柏和罗杰斯发明的新照相技术中，是“全部信息”的简称。以照片为例，一张完整的照片，如果把它撕去一半，还能从一半的照片中获知全貌，甚至将其撕成碎片，也还能从中分析出照片的全貌，这就是这张照片的全息性。本文以此来指称朵拉作品中的爱情观。朵拉作品里的每一段爱情就像被撕碎的照片，在碎片中我们依然可以窥见朵拉完整的爱情观。原因就在于朵拉设计的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都隐约透着共同的爱情底色。就如同制图中的画笔预设一般，对爱情的图景是预设，变幻的只是爱情所处的构图环境。具体来看，构成朵拉爱情观的预设要素在于相同的源头与质地。

（一）同源：女权意识的觉醒与更新

两性关系作为文学的历史课题之一，在人类社会的发生与发展中长话常新。在母系社会里，女性以繁衍后代的生理优势，有过之后几千年都不再出现的轴心地位，但是，男性在体力、智力方面的优势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最终成为压倒性优势，随之而来的是原有的两性优势关系被打破，男性中心主义渐渐将女性边缘化。文学的客体是特殊的社会生活，两性关系也就必然

隐现在文学创作之中。

从中国古典文学中以对两性关系的探讨为主题的小说创作来看，“才子佳人”的爱情模式几乎是所有故事展开的骨架，在此基础上展开各式各样的爱恨情仇，但在雷同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结局中，都鲜明地表现着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人格魅力的臣服。这里的女性或许已经具有追求自由恋爱的勇气，但在人格上并没有真正清醒。而在现代文学中，从现代小说开山大师鲁迅笔下的“出走的娜拉”到海派代表作家张爱玲笔下的传奇女子，看似提供了一种反叛“男上女下”传统的恋爱意识，但几乎都在结局处忠诚于既有的强大社会背景，提出改造社会的理想，这是作家的现实主义精神的闪烁，更是时代给予文学的拘囿与本色，并且这种现象在其后的以两性关系探讨为主题的文学书写中并无明显的变化。

1. 女性意识的觉醒

朵拉的文学从爱情出发，她说：“文学是人学，人有七情六欲，文学因此也是情学。如果这个世界缺乏爱情，如果我的生命缺乏爱情，我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意义。”朵拉笔下的爱情，从两性关系的探讨中出发，她说：“整个世界有一半的人口是女人，不过，这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却被忽略，没有发言权，而且受到压抑、欺侮和冷落。两性关系从此成为我最爱探讨的课题。”朵拉对两性关系的探讨从女性立场出发，她说：“我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其实是对男权社会和女性自甘矮化的一种安静的反抗。”因而，朵拉笔下的爱情在对两性关系的探讨中，对女性立场有更为执着的坚守。《十九场爱情演出》以后的

微型小说创作，标志着其女性主义文学观的确立，其中微型小说集《人行道上的镜子》《脱色爱情》《掌上情爱》《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自由的红鞋》等作品，更是尽情揶揄和唏嘘女性在爱情中的挣扎与沦落，竭力呼吁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朵拉的爱情观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更容易沦落，在爱情游戏中更容易缴械投降。《钟摆》中的林佳如，甘愿为爱情变成三百六十五天循着预定轨道做毫无意义摆动的钟摆；《离婚》中的丈夫，对妻子的一切毫无兴趣，二人生活在一个除了柴米油盐之外零交流的情感真空世界，妻子机械地伺候着名义上的爱人而不自知；《酥炸小鱼》中最喜欢吃“她”酥炸小鱼的男友，只不过是攀上有钱寡妇而忍心割爱的负心汉，金钱打破男子相濡以沫的谎言，也撕碎痴心女子无知的含情脉脉；《衣的颜色》，当“她”还沉浸在失恋的苦海里无力挣扎时，一边传来的是负心汉恃强凌弱的提醒。诸如此类，无疑都是朵拉在爱情的世界里立足女性立场，对男权意识的一种安静的控诉。

2. 女性意识的更新

当然，朵拉爱情观的女性立场并不只呈现为这种平静的歌哭，可以说，这种安静的反抗更接近于张爱玲式的爱情架构。对比之下，朵拉笔下的爱情世界，对女性意识的执着更多地呈现为一种有力的呐喊，在无形之中隐现着朵拉作为女性作家“巾帼不让须眉”的英气，这不能不说是张对张爱玲女性立场的继承与创新。正如朵拉自己所言，当她发现自己发表的小说竟然“如此张爱玲”时，她选择尽快抽身，明白模仿得再像也无法超越。这是朵拉在小说的整体风格上的自觉，但其中也无可否认

地包含着诸如爱情观、女性意识等文学观念更新与重造的开始。一样的男女情事，一样庸常世俗中的庸常人生，一样爱恨交织的情感纠葛，一样忧伤而意味深长的结局……我们可以在朵拉的爱情故事中找到许多张爱玲爱情传奇的影子，但是二者有着显著的不同。张爱玲的爱情传奇里，两性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男女双方对爱情的失败负有相当的责任，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你来我往、无伤大雅的爱情攻守，谁也不当真的爱情游戏中，作者批判的视角是平等的。而在朵拉的爱情故事里，作者的立场却是不平等的，虽无声嘶力竭的批判，但这种站在女性立场极尽揶揄的姿态是明显有力的。在《病情》中，对女性性格中的软弱不加掩饰地揭露和批判，在《时代的歌》里，则喊出了女性意识的时代强音：“爱一个人，不主动去争取，整天在梦中纠缠不清，这样的歌有什么好听的？”在女性依然有着沦为他者人格化的危险的社会背景下，倘若变成“他”的玩偶却不是“她”希望的，就干脆转身离去，让“往前走出去的脚步没有犹豫”；爱一个人就像寻找一双喜欢的鞋，它不一定是款式最新颜色最流行的那一双，甚至不一定是大小正好的一双，但是，“我想穿我喜欢的鞋子，不管那是什么颜色，不论它怎么吃脚，那是我个人的事”。可以说，张爱玲是将两性关系的展开作为对人性表现的一种延伸，因而采取的批判立场是中立的，其最终目的在于解释爱情背后世事的虚妄、人性的沦落。而朵拉则不同，她的爱情故事有更加纯粹的意义，可以说，朵拉的爱情观里没有人性考察这样宏观的哲学意味，也可以说，朵拉更细腻地看到两性关系的考察中比人性视角更加迫切的课题——女性

意识的沦落。

从现有的两性秩序出发，站在女性立场上看待爱情，这是朵拉笔下所有爱情共同的出发点，是朵拉爱情观反浪漫本质的基本信息。

（二）同质：“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伤逝》是知识分子题材中独树一帜的两性情感书写，“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正是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在爱情观上的集中体现。它与本文所要阐明的朵拉作品中的“反浪漫的爱情观”有着相同的质地——爱情来源于现实生活。这种爱情观与对女性主义立场的坚持，共同体现着朵拉理解的反浪漫的全息之爱。如果说鲁迅笔下涓生与子君的情感悲剧，是从反面表现了“爱情倘若脱离社会现实”的后果必然是虚幻爱情的幻灭，那么，朵拉则是从正面更直接地将视角切入现实社会的众生相中去深入解剖爱情，是将鲁迅提出的观点作为先决条件出发来探讨爱情，即任何爱情的发生，无论悲剧与否，首先都应该先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在这个意义上，朵拉的爱情观与鲁迅的爱情观存在某种呼应、继承与发展。

1. 现实面影中的爱情

但是，在爱情与现实之间，鲁迅和朵拉的侧重点又是迥然不同的。比起鲁迅，朵拉的爱情观在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中的地位是自足的。在这里，对于爱情中各种命题的探讨是主题，现实社会只作为爱情故事不可或缺的面影呈现出来，它赋予爱情以形态，但无法代替爱情。

从《问情》以来的两性题材的小说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